

新大运河散文

山南水北澜阳书院

张彦广



张彦广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《父亲的神话》《一路稼禾》《飞刀刘》等多部文集。

千百年前，黄河中下游一直迁徙着，即将入海的时候，不断地决堤改道。“九河下梢”里的“九”，既是实指，也是虚指，在老吴桥城东、南流过的河，是其中的高津河和钩盘河。夏秋时节，两条大河下游，水势浩大，波澜壮阔。大波浪谓之澜，水之北谓之阳。澜阳，一个多么具有自然气象和人文风韵的词汇！也正因此，地灵人杰的吴桥一度被称为“澜阳”，曾与“吴川”“北吴”成为古代吴桥的三个代称。这也成为沧州著名书院之

——澜阳书院名称的滥觞。

其实，在澜阳书院初建之前，明正德元年（1506）吴桥知县刘铖为学宫前面改建的云路坊，题写了“澜阳毓秀”的匾额。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知县余尚春重修文昌阁，请范景文撰写重修碑记，范景文用了“是举也，侯且分虹饮淑气，点缀澜阳”之语。

澜阳书院，从胎记和基因里就注入了一种山南水北、光风霁月的格局与气场。

清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至五十四年（1715），河南夏邑人张景良任吴桥知事，任内“卜建澜阳书院文庙东偏，加意振兴”。开始建设的书院，因位于大河之北、老城东南，遂起名“澜阳书院”。那时的书院，坐落低洼，每遇洪涝，院基在洼渍中浸泡，师生于泥泞中行走，自是一番苦楚景象。之后百年的名字，书院废弃，只留下“澜阳书院”，难以泯灭。史书记载，张景良离任后，吴桥士民感念其德，为其设长生禄位。

知县，大都是饱读诗书、学富五车的精英才俊，重视文化教育，是他们的为官之道，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。1874年，原籍浙江湖州的倪昌燮任吴桥知县，上任后，即兴学重教，并谋划重建“澜阳书院”。从倪昌燮《建复澜阳书院碑》

一文中可以知道，倪昌燮开始时只是会同儒学，重修学宫，添建义学，然后又拿出自己俸禄之外的“养廉银”用于学生的考试学习。但是，时间长了却发现学生虽然多，而在文艺思想方面多是疏陋浅薄。估计原因，县内没有书院，士子没有楷模。于是，倪知县率领热心公益的绅富和自愿输纳的儒生中的耆老，开始了澜阳书院的重新建设。

这是一个大工程，功德意义不复多言，但工程所需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根本不是弱小县财政所能承载的。对此，知县将目光投向了书院围挡和县衙更远的地方。倪昌燮先是会同吴桥当地绅士富豪开会，劝集经费，然后择基于城内东南隅，购买了梁氏别业空基进行重建书院，开始修建讲堂、号棚，后又修建了后堂、寝舍，以及门庑、庖湑器具等器物，都装备在学宫东南。一切都是新建的，唯有书院依然称“澜阳”。若是以此划分，在吴桥历史上，就出现了“前澜阳”与“后澜阳”时代。

“卫路西被接混茫，葱郁气佳澜之阳。”这是赞颂澜阳书院重建开业时的诗句。从秋到冬，历经数月，书院修建完成，蔚成气象。此次新建的澜阳书院楼建筑气势宏伟，东西长40米、南北宽8.3米、高8.3米，是清代国学教育在吴桥留存至今的唯一代表性建筑。为了让书院维持运营，县府又为其添置十顷的捐地，招佃岁租的收入可资助教学、补贴生员生活。给上级报告

后，各职能部门均送来了牌匾楹联。王氏家族将自己收藏的前明石刻20块捐献了出来，经过鉴定，都是出自范景文、董其昌、米万钟的手迹，妥妥的镇院之宝。通过集聚社会力量，书院的主体建筑立起来了。倪昌燮在碑记中提及了共同襄成此事的吴桥教谕开州（今重庆市开州区）人王于皋、训导沧州人兰体春，以及捐钱捐地的当地乡绅刘硕肤、张书麟、王荣晋、王耀曾、梁汝恒、徐莲峰等人。

山长，对山居讲学者的敬称，宋代以后，类似于现代学校的校长角色，是书院教育的第一责任人，才学、能力和人品缺一不可。对此，知县倪昌燮将目光投向山南水北，从更大的视野里搜寻能担大任的特殊人才。终于，闽中名宿冯庆扬成为澜阳书院的掌教山长。冯庆扬，字砚仲，福建闽县人，咸丰元年举人，和倪昌燮一道编纂了光绪版的《吴桥县志》。此举极大限度地撑大了澜阳书院的文化品位和学术格局，将澜阳书院融入了华夏书院的星河，尽管一时光微渺小，却也是最有生机和动能的一颗行星。

没有藏书的书院，只能叫院子。澜阳书院建成后，共藏书12橱，供诸生阅览。谈到藏书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光绪版《吴桥县志》便是澜阳书院刻本。这说明，澜阳书院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文化传播作用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二月，原籍阳信、生于浙江桐乡的近代国语教育改革的先驱劳乃宣调任吴桥知

事，同时兼任教谕训导，担负文庙祭祀和县学教育的职责。到任第二年，主讲澜阳书院。为了扩大士子的阅读面，他多方筹措资金，先后购买了200多种图书，共计一万余卷，供学院士子们参详研修。这位浙江桐乡名宿与福建闽县才子张伯麟、山东宁津硕学吴浚源鼎足而三，同时主讲澜阳书院，同为士林宗仰。当时“四方学子负笈从游者甚众，咸谓一登龙门，声价十倍也。”他们将澜阳书院的声望推向了历史巅峰。

来到书院，劳乃宣立即掀起了澜阳史上最激进的改革，决心将澜阳的教学从深陷在应对科举的泥潭中拔出，赶上已经翻天覆地的时代。同时，他推广“劳氏笔记教学法”，积极提倡精细阅读，让师生围炉而坐、共话学术，从而探索真知，经世济民。从此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澜阳扎下根。此时的书院可谓是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

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春，知县张风台奉命将澜阳书院改为第一高等小学。至此，沿袭近二百年的书院结束。200年来，澜阳书院人才辈出，桃李满园，由该院考出方鸣球、刘恩溥、王濂等进士8人，举人若干，其中数人成国之伟才，培养出王问羹、吴棠湖等一代名流。

一批批山南水北的人才，共同打造了澜阳书院；澜阳书院也为山南水北输送了一批批经世济民的人才。

饮酒龙窝

陈 毓

在龙窝，上座是一座亭，主人宴客的地方之一，上座也是一款龙窝酒的名字，座上客来，尊前酒满，主盛情，客尽兴，主人意，客人情，无需多言，其意自现。

在龙窝，也是温习传统节日和习俗的好地方。二月二，龙窝举行盛大的开酒仪式，祭祀酒神，把酒庆祝，星散于民间的老艺人、老把式这天应邀出场，社鼓动地，鞭炮炸响，唢呐的高音送往村庄的角角落落，舞龙高升到云霄，铿锵锣鼓变化曲调，热情召唤邻里乡亲。乡道、地畔、墙头、树杈上，都是人，夫妻相携，妯娌结伴，大人肩膀上坐着小孩儿，行动不利索的老者索性围坐在被窝中，被小推车推着也要亲眼看一看这天的热闹。龙窝酒厂院内更是挤挤挨挨、密密匝匝，一院子的脸，都喜悦着，像早春绽放在果木枝头的花。锣鼓手鼓手唢呐手被这巨大的热情托举，演奏的热情高出三丈，激情合着灵感，尽兴恣意发挥，借着演出曲调把秦人的豪、猛、爽、直一股脑托出，摇天动地，演出给人看，也演出给天地看。

端午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……日子在时序节气里踏步向前，龙窝总要在节气的节点上把古老的习俗温习续接。秋高气爽相鲜嫩，农历九月九，两个阳日，谓之重阳。这一天，龙窝用音乐雅集迎节庆祝，秦腔与古琴，两样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乐器带着足够的古老在龙窝聚合，一动一静，一扬一抑，无不美适。演奏从午后开始，直到太阳西去，新月挂上屋脊。此刻，坐中人带着满耳朵的“饱”和肚腹中未曾消化的郛邑美食面疙瘩臊子面的饱，满意到不想赞啊，饱足到难以形容。如果你是外乡人，恰好偶遇龙窝这一天的庆祝场面，你定能在刹那间理解这块土地、土地上的人民，以及他们和土地、家园的情感。

衡量一个地方的好与不好，我有一个极简单又自觉可信的方法，在那个地方你待着时，待得住，且心生留恋。每次去龙窝，我就有这般感觉，闻闻酒香，不喝已然有微醺意，在满院子的宽敞里走走停停，这里看看，那里拍拍，所遇皆能唤起并刷新记忆，龙窝的一角飞檐、一堵墙、一眼井、一丛花、一溜砖瓦，几缸荷花，都像无数的逗号敲击，不觉铺展引申出洋洋千言。立春花有信，立春到了，园中的海棠花苞累累，我们念起“春风袅娜泛崇光”；荷花缸犹似微缩版的莲塘，蜻蜓立在荷花上，正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；阶前的麦冬挑出白色花穗，正是“麦冬如佳隶，长年护除陈”；夕阳西下，蝉鸣高树，正是“落日无情最有情，遍催万树暮蝉鸣”；茱萸花开了，茱萸果熟了，更引诗情到眼前，念的正是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。当诗句和眼前景象一一对应时，立即照见前人词句中那迷人的写实性。“遥山夏雨歇，远树凉风至”“飞雪带春风，徘徊乱绕空”“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”。在龙窝，千年前的句子，每一句，都落在眼下的现实里。想到这些，我亦明白，每次来龙窝，那熟悉又常新的感觉缘何而来。龙窝的草树花木都生长得蓊郁茂盛，叫人不觉感叹，大概花草树木也是喜欢蒸酒释放出来的气息吧。

到龙窝，酒自然是要喝的。一杯一杯复一杯。天地同老，人心沉醉。喝畅快了，言语如滔滔之水，往事沉浮其间，消失的时间被追忆唤回，隐匿在时间里的人事重映眼前，沧桑浮沉，世事变幻，感叹万变不离其宗。酒也照出一个人的真性情，有人仗着微醺的好状态，看世界新美如画，有人本不善言，此刻却成热闹人，手舞足蹈，高谈阔论，一杯一杯又一杯。有上回喝龙窝酒喝醉了的，此刻正要和众人分享他喝龙窝酒的深感受，此君是实诚人，比来量去，说出最朴素的关于龙窝酒的点评语：“龙窝酒好喝，喝醉了醒来，脑子清醒得像是在泉水里洗过了一样。”众人齐赞“妙评”，为此言再次举杯。也有善饮者，不管喝多少，始终神志清明，永远在那个清晰的度上，被我们称作醉酒的李白。

算不清在龙窝饮酒有多少回了，反正院子里那株美丽如住着花神的海棠花听过我们的酒歌，青梅被我们摘下煮过龙窝酒，茱萸的花与果实都被我们的醉手指采摘过，花插在耳鬓果实别在衣扣上。大雪掩门的时候，我们更是围炉话酒过，不时倾耳听，想要听见村庄里是否遥遥传来一两声狗吠，让古意的遥远与虚幻和眼前的真切叠影复现。

座上客来，尊前酒满。这一次，我们坐在龙窝的上座亭中，座中人正有善操古琴者，于是，《酒狂》在他的指下荡开，萦绕回旋盘桓，始终是那琴音，不离不弃，不远不近。久久，琴音落，主人和客人隔座举杯，言语退去，满饮此杯。如果非要我说点什么，那就说：“天若不爱酒，酒星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地应无酒泉。”此刻，唯有这般言语和龙窝、和我们所在情景最为相宜吧。

在场

往事一坛酒

李 平

这次提起当年创办《蚯蚓》文学社的事，是要整理资料。

许多东西就是这样，如同一件压箱底的物件，只要不去动它，它就不会打扰你。不管存放多久，都会安静地待在那里，仿佛没存在过一样。但是，有一天，只要把它翻找出来，抖净灰尘，马上变得像个去除封印的小魔仙，伸出一只神奇的手，把你拽到它的年代里，根本无法抗拒。

《蚯蚓》文学社创办于1983年。那一年，国家出了好几件百年不遇的大事，不管再过多少春秋，在我们这个地方永远都会有人记得。1月2日，国家颁布中央一号文件《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》之后，各个纸媒和电台不间断播放和转发。当时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意识到，社会迎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。

接下来，又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一夜之间，大街小巷洁白如玉。我这个人 and 别人有点儿不一样，别人喜欢把雪中影像囊括进记忆，而我记忆最深刻的，是白皑皑雪地上的头一道车辙。它蜿蜒向前，简直就是一条完美的曲线。至于后来它去了哪儿并不重要，令人赏心悦目的是，在那车辙的纹路上散落着或黑、或黄的新鲜泥土，与雪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。

没等那场大雪融化干净，就到了除夕。1983年，中央电视台《春节联欢晚会》开播头一年。

那场晚会，如果用现在的眼

光看，连一个公司的年会都不如。没有搭建舞台，没有灯光效果。应该是临时找了个地方当成演播大厅，里面摆设的是那种职工食堂里最常见的大圆桌，铺着印着大花朵的台布，上面有果盘和几瓶汽水……周围人坐的也是简易的红色电镀折叠椅。

作为晚会主持人，马季、姜昆、王景瑜、刘晓庆，既没穿礼服，更不戴珠宝，都是素颜出镜。就这么一场因陋就简的晚会，释放出来的文化信息量却空前绝后。看看当时刚从文庙搬到西环中路的图书馆，答案自然摆在面前。阅览室里座无虚席，借阅书籍的人排成长队……从来没有哪个时代，有一个这么庞大的阅读群体。

《蚯蚓》文学社的活动大约每周一次，在活动期间成员轮流推荐作品，大家共同讨论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在一次活动中有人拿来一本文摘类月刊，他给大家推荐了上面的一组诗歌。那组诗歌的题目至今我记得十分清楚，是：《听说（外一首）》，作者是闻章。到后来，和闻章熟识之后，我总说，在我的心里，他先是偶像、一个了不起的诗人，然后才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大哥。

只可惜过去时间太久了，除了那组诗的题目之外，只记住了头一句内容，就是：“听说你恋爱了……”剩下的都被时间给腐蚀掉了。其实，要想把它们找回来也不是难事，虽说这些年和闻章

戏前临时搭。不像南方，早就建好了窄小固定戏台。北方的梆子声腔体系，有一套固定板式，剧本本身规范、程序化的特定规则，形成表演上特色的艺术形式，高亢激越、豪情奔放的剧情，弄刀动枪、打打杀杀的武戏场面，完全不同于南方那种男女卿卿我我、缠缠绵绵小情小场面的“粉戏”。可见，北方人称戏台子为大戏台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三大爷每到除夕夜，都守岁到午夜“交年”时辰，吃完大年初一的“长岁”饺子。到了五更天，便带上儿孙们出了家门，围着村子的大街小巷拜起了大年。先到当门家

老兄没碰面，也没有联系方式，如果想要他的微信什么的还是很容易。不过许多事往往就是这样，记忆既然已经残缺，如若执著地找回来，就像是老瓶装新酒，没有了味道。还不如就让它那么残缺着，看上去是美好。

文学其实就是这样，它的美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。除此之外，在诸多的行业当中，文学应该是运用语言最为丰富的一门学问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凡是一生当中与之有过文学交流的，不管是朋友，或者其他什么关系，过去多年不见，只要是相遇，总会藕断丝连就像从来没有远离过。

那年夏初，柴飞兄还在沧州市文化馆工作，记忆中他是一名舞蹈老师，但他的业余爱好是摄影。随着文学爱好者的人数不断增加，团队也越来越壮大。有一次柴飞借到了一辆上海牌轿车，带着大家开启了一次运河之行。

现在记忆犹新的是，我们骑着自行车在运河岸上狂奔，柴飞从车里探出半个身。他身材胖乎乎，却十分匀称，肩头上扛着摄像机，一路走，一路拍。后来，我们拍下的这一路风景，被剪成了沧州市民间自发拍摄的第一部大运河风光电视片。

无论怎么说，在那个时代里，我们有酒、有诗、有青春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那段时光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能够描述出来快乐只是冰山一角，那些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幸福，更如一坛老酒。喝下去的时候，火一样烧灼喉咙，让你说不出话来，但是过后，却回味无穷，变成生命当中最快乐的那一部分。

族给长辈磕完年头，再给那些上了年纪的乡亲拜年。在村子里转完一遍后，就端上五更的饺子、带上鞭炮，领着本家族大辈小辈几十口男丁去村东南角的家坟，给故亡的祖辈上年坟。太阳刚一竿子高时，“戏班子”人员就自发凑到三大爷家，伙同村上一些前来帮忙的年轻力壮青年小伙子，开始忙活起搭戏台的事了。

“梨园”行的规程，每年的腊月二十三“小年”这天，是剧团“封箱”的日子。在拜好“戏神”后，剧团里管事的人就把戏箱用封条封严，一年的演出也就算结束了。等过了大年头两天，人们拜完姑娘舅舅姥姥家亲戚的年后，紧接着就到了正月初三剧团“揭封”开箱的日子。从这天起，就是剧团唱大戏的日子。虽说三大爷的“戏班子”只是个业余的娱乐组织，但他却是



汉诗

元宵节流淌幸福的味道

燕金城

五颜六色的汤圆包裹着甜蜜
高挂的红灯笼映红笑脸
欢笑声长出翅膀到处飞翔
美丽的烟花邀来温暖早春
元宵节里流淌的幸福味道
醉了走出严冬的人们

报春鸟立在枝头
快乐地议论春事

冰雪融化，春的序曲开始演奏
大地上站立起鲜活的生命

绿色偷偷爬上枝头
早春的音符化作花苞
等柔和的暖风吻开

元宵节里灿烂的阳光播种下希望
春天笑着走进千家万户

青衣戏，从老旦戏唱到花脸戏，从小生戏唱到花旦戏，从武生戏唱到丑角戏，从文戏唱到武戏，从传统经典名戏唱到折子小戏，从开场冒戏唱到压轴大戏等，真可谓行当齐全、流派纷呈、唱念俱佳、做表精彩，实乃个顶个呱呱叫的上成好戏。一下子让村上与邻村观众饱了耳福，大开了眼界。

一年接一年、一曲连一曲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三大爷当年在荒凉贫苦的穷乡僻壤过大年、搭戏台唱大戏的美好场景和美妙场面，时常浮现在乡亲们的脑海里。三大爷和演员们那一颦一笑的音容笑貌，伴随着“天籁”般的声腔音调荡漾着传向远方……而一招一式间的举手投足功架，却永久地留在村民们津津乐道的闲谈中，永恒地蕴藏在人们不能忘怀的记忆里。